



作家参考丛书

人与人

〔德〕马丁·布伯



C 912.1
10

81850

作家参考丛书

人与入

〔德〕马丁·布伯著

张健 韦海英译

史雅堂校

作家出版社

京新登字第186号

人 与 人

作者：〔德〕马丁·布伯

译者：张 见 韦海英

校订者：〔美〕史雅堂

责任编辑：王 忻

责任校对：祁 斌 彭卓民

装帧设计：曹全弘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印刷：北京东光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787×1092 1/32

字数：167千

印张：9

插页：2

印数：0001—5,000

版次：1992年8月北京第1版 第1次印刷

ISBN 7-5063-0523-2/I·522

定价：4.20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DI 14/09

出版说明

《作家参考丛书》是为满足作家和广大读者的需求，以之作作为透视世界思潮和文学潮流的一个窗口而推出的一个系列。

《作家参考丛书》将把世界社会科学各种流派有代表性的著作陆续介绍给大家。书中的观点不尽是我们同意的，但它有利于读者管窥各种艺术态势和文学发展的流向，从而得到适当的启迪和借鉴。

作家出版社

目 录

中译本序·····	高 启 1
-----------	-------

卷一 对 话

第一章 描 述·····	7
本原之记忆·····	7
无言即传达·····	9
意见与实在之物·····	11
宗教的争论·····	13
问题之提出·····	16
观察 旁观 觉察·····	17
符 号·····	19
一次转变·····	22
推 说·····	24

上与下.....	26
责 任.....	26
道德与宗教.....	28
第二章 限 度.....	30
领 域.....	30
基本的运动.....	34
无言之深处.....	37
关于思想.....	39
爱 神.....	43
团 体.....	46
第三章 证 明.....	49
与对手交谈.....	49

卷二 对单独者的追询

第一章 唯一者和单独者.....	59
第二章 单独者和他的“你”.....	73
第三章 单独者和国家.....	85
第四章 责任中的单独者.....	95
第五章 区别的尝试.....	103
第六章 问 题.....	114

卷三 创造力的培养

卷四 性格教育

卷五 人是什么

第一章 问题的进程	171
康德的问题	171
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	181
黑格尔等	196
费尔巴哈和尼采	205
第二章 现代尝试	218
危机及其表现	218
海德格尔的学说	226
舍勒的学说	249
展望	270

中译本序

马丁·布伯(1878—1965)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之一。1878年出生于维也纳,童年时代是在利沃夫的他的祖父家里度过的。他的祖父索罗门·布伯是一位商人,同时又是犹太教法典之后的希伯莱文学方面的著名学者,对于布伯具有一定影响。布伯曾在维也纳、莱比锡、瑞士、柏林诸大学研习哲学和艺术史,又是犹太复国运动的活跃人物,曾主编过犹太复国主义刊物。1923年到1933年间,布伯任(莱茵河畔)法兰克福大学的犹太宗教和伦理学教授,1938年前往巴勒斯坦,任希伯莱大学的社会哲学教授。布伯致力于阿拉伯与犹太人的和解,致力于创建一个双民族国家。1952年到1957年间,布伯在美国广泛游历,在很多大学作过讲座。1965年在耶路撒冷去世。

作为一个哲学家,布伯的哲学实际上围绕着两个基本的关系模式:“我一你”关系(I—You)和“我一它”关系(I—

It)。“我一它”关系以工具主义的态度为特征,我们与他者相关涉依据的是他者的价值和用处。我们利用与改造自然,我们与自然的关系就是“我一它”关系。但当我们在审美过程当中,我们可以与一棵树对话,这时我与这棵树的关系就不再是工具关系,不再是“我一它”关系,而成为“我一你”关系了。“我一它”关系并不限于对物的关系,也可以是对人的关系。当我们把他人当工具来看待,只是想利用他人,则这时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就是“我一它”关系。

在布伯看来,“我一它”关系并不是真正的关系。真正的关系是在两者之间发生的,是相互的双向关系。而在“我一它”关系中,“我”与“它”的关系则不是双向的。在这种关系中,对于作为“它”的无生命物,我观察它;对于作为“它”呈现给我的人,“我”凝视他、观察他,找出他与他人的异同之处。但这一切都是在我的范围内发生的,而不是相互的。

与“我一它”关系相对的是“我一你”关系。在“我一你”关系中我们不是把他者当作工具而是当作目的。在布伯看来,“我一你”关系才是真正的关系,因为在这种关系中,“你”告谓“我”,对“我”说话,而“我”则对“你”的告谓作出回应。“我”与其建立关系的诸多的“你”,其各条延伸线都在永恒的“你”即上帝那里交汇。在“我一它”关系中,我们只部分地投入其中,还有一部分居于这种关系之外,从某种优越之点观察它。而在“我一你”关系中,我们则全身心地投入其中。

两种关系模式的主要思想是布伯在1923年出版的《我与你》一书中提出的。这种思想在《人与人》一书中得到了具体展开。

《对话》详细阐述了布伯在《我与你》一书中提出的对话原理。在“我一你”关系中，“你”告谓“我”，“我”对“你”的告谓作出回答，这就是对话。但是这种对话并不是我们一般所说的交谈，对话可以是无言的，甚至不需要手势。这种对话也并非两人相对而坐的交谈。“你”无处不在，“我”领受“你”的告谓就是在“我”所发生的一切当中，通过“我”的所见所闻所感等等，而告谓的符号也就是“我”所发生的一切。对于“你”的告谓，“我”必须以“我”的全身心即全部存在作出回应。而真正的责任也就存在于回应之处。在布伯看来，回应某人就是对某人负责。布伯在这里把对话分为三种：真正的对话、技术性的对话以及装扮成对话的独白。

《对单独者的追询》系对克尔凯郭尔“单独者”（有人译成“那个个体”）范畴的批判。“单独者”是克尔凯郭尔哲学的重要范畴。“单独者”慎于与他人交往，实质上仅与上帝和他自己说话，这个单独者实际上就是孤独的克尔凯郭尔的缩影。对此，布伯从单独者与“你”的关系，单独者与他人的关系作了批判，而归结到责任与真理两个问题。布伯认为责任实际上预设了一个告谓我者，这个告谓者对我说话，托付给我东西，我必须回应他，对他负责。这种责任根源于对话，而真理又与责任密切相关。

《创造力的培养》和《性格教育》谈的是培养创造力和性

格问题，但涉及到教育的根本问题，布伯认为施教者与受教者的关系也是对话关系。

本书中《人是什么》占了五分之二篇幅。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部哲学人类学史论，在这部著作中，布伯批判地考察了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对人是什么问题的种种探索和回答，并重点剖析了海德格尔和舍勒所作的两个现代尝试，通过这些批判的考察，布伯认为人的本质不是从集体主义去把握，也不是从个人主义去把握，而只能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领域中去把握。

本书的五部著作涉及的范围广泛，但都围绕他的关系理论。布伯认为要建立真正的关系就要有真正的团体，而真正的关系也哺育出真正的团体。布伯认为这种团体不能太大，人们在其中可以建立直接的关系，而其成员系于这个团体乃是命定。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布伯的关系哲学从关系中把握人的本质固然有其可取之处，但他把人的关系归结为两种基本形式，实质忽略了人的各种关系的丰富的社会内涵，尤其是阶级内涵。在阶级社会中，阶级之间的斗争是客观存在的，这里很难有布伯所高扬的“我—你”关系。在阶级社会中，这种“我—你”关系实质上只是幻想，也取消了阶级矛盾，这一点是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的。

高 启

1991年9月

卷一 对 话



第一章 描述

本原之记忆

我爱做相同的梦，尽管变化各异，有时相隔数年。我称之为双重叫喊之梦。梦的背景常常大体相同，乃是一个简陋的“原始”世界。我觉得自己置身于一个巨窟之中，像锡拉库斯的莱脱米尔斯；或是在一所泥房里，醒来时觉得像是农夫的村舍；或是在茫茫森林的边缘，我记不得是否见过这种森林。

虽乎梦境开始的方式各异，但都常常伴随着某种怪异之物降临。比方一个小动物，似乎是幼狮（其名梦中知道，但醒来忘却了），猛撕我臂上的肉，只有用力才能挣脱。奇怪的是梦中故事的这种开端和这些事件的表面意义一样，在整个梦境中往往最为重要，但却又总是飞快地展开，就像无关紧要。然后突然放慢速度：我站在那儿，大声叫

喊。鉴于我的清醒的意识所拥有的经历，我本应设想，我所发出的叫喊与已往发生的事情变化一致，时而欢乐，时而恐惧，有时甚至既充满痛苦又洋溢着成功的喜悦。但在我早晨的记忆中，那叫喊既没那么富于情感也没那么变化多端。每次均为相同的叫喊，模糊不清但又节奏分明，有起有伏，渐趋洪亮（若是醒着，我的嗓子将难以忍受），悠扬而舒缓，随后沉静下来，相当缓慢，非常悠长，一声叫喊就是一首歌。当其停止，我的心跳亦戛然而止。但是，随后，在很远的某个地方，另一叫喊向我飘来，与前一声相同，被另一个声音喊出或唱出。然而它与我的叫喊并不是同一叫喊，断乎不是我的叫喊的“回声”，而是其真正的应答。这种应答并非逐一重复我的声调，哪怕以一种被弱化的形式，但却与之相应，回答我的声调。这样一来，当初听起来毫无疑问之音的我的叫喊，现在却成了疑问。作为一系列的疑问，现在都得到了回应。这种回应和疑问一样难以言说。然而两个叫喊并不相同，每次的声音都是新的。但是现在，当回应结束，在它消歇的最初当儿，一种确信，真实的梦的确信出现在我心里，现在，它已经发生了，别无其他，仅此而已，而且，仅以此种方式——现在它已经发生了。如果我试图对此加以解释，那意味着那种引起我的叫喊的事件现在伴随着回应者确切无疑地发生了。

每次的梦都是如此出现——直到有一次，最后一次，在两年以前。开始亦同往常（出现动物之梦），我的叫声消逝，心弦紧绷。但随之却是沉寂，没有回应。我谛听，

听不到声音。我等待对前者的回应；迄今为止它总是让我惊奇，就像从未曾听到过它。我等待，但它没有到来。但现在出现了某种东西。此在之前，我仿佛除了耳朵以外还没有其他从这个世界通向感觉的途径，现在我发现自己是一个仅仅具备感觉的存在，既是那些附着在身体各器官上的感觉，也是那些赤裸裸的感觉。因而我把自已暴露给远方，向所有的感知开放。于是和答不是从远方而是从环绕我的空气中悄然而至。事实上它没有到来；它就在那里。甚至在我的叫喊之前它就在那里（所以我可以解释它）：它居于彼。现在，当我向它开放自己时，它也让自己被我领受。我将其完全接纳进我的感知。正如我在先前梦中领受那应答者那样。若要说我何以倾听它，我应该说“以我身上每一个毛孔”。正像过去应答者出现我先梦中，这也回应、和答我的叫喊。它在难以界定的未知的完满性上超过了先前的应答，因为它具备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它业已在那里了。

当我达到接受它的终点时，我重又感觉到那种确定性，其轰鸣之声比任何时候都大，现在它已发生了。

无言即传达

正如最渴望互相交谈却没有谈话一样（这最清楚地表现在一种可以恰当地称之为辩论的古怪活动中，辩论意为“分开”^①，这种活动令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思考能力的人陶

① 辩论，英文为discuss，来源于拉丁语discussus，本义为break apart（分开，分离）。

醉),对于交谈来说,声音并不必要,甚至也不需要手势。言语可以摒弃所有的感官媒介,但仍是言语。

当然,我所指的并不是情人们的含情脉脉,互相依偎,眉目传情,心有灵犀,陶然而醉。事实上仅仅是一个凝眸,其于心灵关系上的内容之丰富也是难以尽言的。我也不是指那种神秘的分享式的无言,像所报道的方济各会的埃济底阿斯和法国的路易斯(或者,几乎一样,两个虔敬派教徒),他们相见,一言不发,但“伫立在圣面的反光中”互相感受。在这里彼此之间仍有姿势以及体态的表达。

我之所思,将举例说明。

设想在这个世界的任何一片荒野,两个人相邻而坐,他们互不搭言,亦不相顾,也未曾转向对方。他们互不信任,各不相知,只是那天早上,他们才在旅途相识。此时,他们互不思量对方;我们也无需知道他们的心思。其中一个人坐在普通的座位上,一如往常,心平气和,热情欢迎将要到来的一切。他的存在好像是说,准备太少,一个人一定也在那里。另一个人,他的态度没有显露其秘密,他是一个保持缄默的人,他抑制自己。但如果我们了解他,我们知道他被童年时代的符咒锁住,他之抑制自己乃是态度之外别的东西,是盘踞在所有态度背后的在传达自己上不可克服的无能。现在——让我们设想,这乃是束在我们心上的七个铁箍被成功地砸破的几个时刻之一——那种符咒被悄然消除。然而即便现在,此人仍然一言不发,手指也不动一下。可是他在做什么。他没有行动,但符咒的消除已